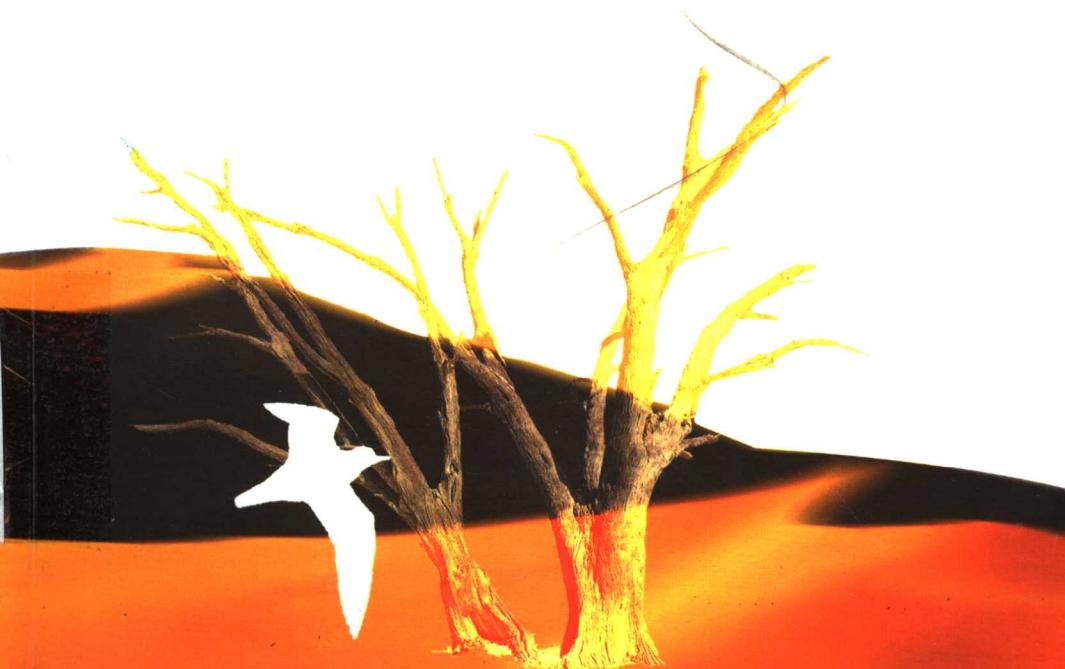


《世界文学》编辑部 编选

新世纪《世界文学》短篇小说精华

不合常规的 飞翔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世紀《世界文學》短篇小說精華

《世界文学》编辑部 编选

I14
98

不合常规
的
飞翔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合常规的飞翔：新世纪《世界文学》短篇小说精华/《世界文学》编辑部编选.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ISBN 7 - 02 - 004058 - 6

I. 不... II. 世...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5101 号

责任编辑：刘 乔 装帧设计：陈 楠

不合常规的飞翔

——新世纪《世界文学》短篇小说精华

《世界文学》编辑部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 000

ISBN 7 - 02 - 004058 - 6

定价 24.00 元

序

这两个集子,《不合常规的飞翔》是一部短篇小说选,《布拉格一瞥》是一部散文选,都是《世界文学》编辑部为读者编选的,旨在为读者提供世界文坛上小说和散文创作的一种面貌。

当前,在全世界,文学和阅读在文化领域中比重或曰份额在趋向缩小,它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一直作为宠儿受到人们的特别青睐。时代在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向产业化、网络化、视听化靠拢。文学作为阅读中的最大块,阅读作为文化中的最大块的时代,基本上宣告了结束。但文学依然存在,它不会像熊猫那样成为人们不得不特别保护的“濒危动物”。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其生命力依然还在,只是这一块“奶酪”越切越小了。

那么,世界上的作家如今是怎么创作的,小说还怎么写,散文还怎么写呢?我们的这两个集子,就试图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片风景,让他们看一看,外国的作家还在如何地标新立异,还在如何地探索文学的新形式,还在如何地使文学继续走向多样化和个性化,还在创作的题材和体裁上如何地挖掘一个又一个的新角落。“奶酪”虽然小了,“风格”却多变了,多样了,依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人们生活面临的新问题、新危机、新挑战,他们在生活中所作的新思索、新探索、新展望,在文学中也一一地体现出来,文学

在题材和体裁上，都还是有不少新看点的。

这两个集子中选的，都是从《世界文学》2000年以来各期中发表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所谓“精选”，也是比较而已，五年的刊物，发表作品的数量当在六百多万字，这里所选的，只占不到十分之一，应该说是“精选”了。

《世界文学》去年为纪念杂志创刊五十周年，曾编选了四大本“五十年作品选”，分“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散文卷”和“自传回忆录卷”，再往前追溯，编辑部还编过“四十年佳作”、“三十年优秀作品选”等。这次，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热心帮助下，我们又推出了《不合常规的飞翔》和《布拉格一瞥》这两部作品选，可以看作是以前那些作品选的姊妹篇。毕竟，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我们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我们会把这一工作一直做下去，也期待着不久的将来为文学爱好者再拿出更好的精品来。

《世界文学》主编

余中先

2004年10月10日

目 录

1	序	余中先
1	不放开你	〔日本〕川上弘美
14	废墟的主人	〔印度〕莫·拉盖什
25	先知的头发	〔印度〕萨·拉什迪
39	味道	〔巴基斯坦〕萨·哈·明都
45	拉宾诺维奇传奇	〔以色列〕约·卡尼尤克
53	蓉雅	〔德国〕尤·海尔曼
74	伤害	〔德国〕乌·科尔伯
85	死亡屋里的天王星	〔捷克〕伊·克里玛
99	检察官克雷考斯基的舞伴	〔波兰〕维·贡布罗维奇
114	声音模仿者(两篇)	〔奥地利〕托·伯恩哈德
116	杀人犯	〔罗马尼亚〕图·阿尔盖齐
121	怪屋	〔瑞士〕柯·比勒
127	寒塘畔	〔德国〕彼·施塔姆
132	弄蛇的法师	〔俄罗斯〕瓦·沙拉莫夫
141	谢尼亞上路了	〔俄罗斯〕瓦·拉斯普京
154	狗,欲望及死亡	〔法国〕鲍·维昂
163	卑贱的行当(两篇)	〔法国〕托·杜威

- | | | |
|-----|----------------|-------------|
| 166 | 浪漫曲 | 〔法国〕莫·卡斯泰涅德 |
| 174 | 咱家地窖里有这个 | 〔法国〕阿·凯韦 |
| 180 | 芒德拉克 | 〔法国〕让-菲·卡茨 |
| 187 | 红毛汉拉汉 | 〔爱尔兰〕威·巴·叶芝 |
| 197 | 第三者 | 〔爱尔兰〕威·特雷弗 |
| 220 | 酒 | 〔英国〕多·莱辛 |
| 227 | 树精 | 〔英国〕安·卡特 |
| 238 | 野兔 | 〔英国〕托·利特 |
| 249 | 失踪的坟墓 | 〔美国〕贝·马拉默德 |
| 256 | 你保全的也许正是你自己的性命 | 〔美国〕弗·奥康纳 |
| 270 | 绿石头 | 〔美国〕西·普拉斯 |
| 279 | 库格麦斯插曲 | 〔美国〕伍·艾伦 |
| 295 | 预感 | 〔美国〕乔·卡·欧茨 |
| 313 | 不合常规的飞翔 | 〔美国〕肯·尼尔逊 |
| 324 | 屈服 | 〔美国〕多·沃尔夫 |
| 331 | 五点二十二分 | 〔美国〕乔·哈拉 |
| 343 | 树林外 | 〔美国〕理·雷蒙 |
| 347 | 季节的启示 | 〔加拿大〕阿·麦克劳德 |
| 355 | 体语 | 〔加拿大〕黛·肖姆珀兰 |

不 放 开 你

[日本] 川上弘美
但 然译

川上弘美(1958—)，日本当代女作家。毕业于东京茶水女子大学理学系生物学专业，学生时代已经是学生杂志的主笔，婚后重新开始写作，并在一次名叫“帕斯卡短篇小说文学新人奖”的网络征文活动中脱颖而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故事开始》(1997)、《神灵》(1999)、《沉湎》(1999)，及长篇小说《爱怜》(1997)等。

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藏着他自己的“美人鱼”。

本小说译文选自《世界文学》2000年第4期。

两个月前，榎本告诉我，他在旅行途中得到一件奇妙的东西。

榎本是画家，又是高中老师，就住在我的楼上。因一起担任自治会干部，我们便成了朋友。有时，他会打电话给我，“香咖啡准备好了！”我就嗵嗵嗵地登上楼梯到他的房间里喝咖啡。聊一会儿天，再嗵嗵嗵地下楼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们仅仅保持着这样的关系。

榎本的房间同我的结构虽然完全一样，感觉却截然不同，对于单身汉来说，还称得上干净、整齐。绘画工具、榎本喜好的照相

机及与此类专业有关的杂志在房内随处可见。与我的相比，他的房间整体上有一种线条分明的感觉，挺有味儿的。

榎本的咖啡说“香”是有原因的。用咖啡研磨机将咖啡豆研成粉末，再用布滤湿，然后慢慢注入烫得温热的咖啡杯中，香气和味道都极好。正因为如此，只要榎本来电话叫，即使手头有事，我也会暂且放下，登上楼梯。

最近榎本没有来电话。自从两个月前接到“得到一件奇妙的东西”的电话以来，他没再请过我。他没告诉我那个奇妙的东西是什么。“很快你就会知道的，”榎本当时这样说。樱花已经开了。我房间前也有一棵高大的樱花树，风一刮，花瓣就会落到阳台上来。

从榎本的房间应该正好看见樱花树树梢。樱花还没有盛开，但风大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花瓣被吹散飘落。我拣来阳台上的花瓣，放在装了水的碟子里，浅桃色的花瓣轻柔地漂浮在水面。正在此时，榎本打来电话。“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件事？”榎本说。我踏着楼梯上去，按响了四〇二号的门铃。

门一打开，就闻到了一股异味。一边琢磨着这到底是什么味儿，一边脱了鞋。环顾室内，杂志、摆在架子上的照相机、画架、画了一半的画，榎本的房间没有变化。

“我去倒咖啡。”榎本说着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我适应了房间里的空气后，反而越来越弄不明白刚进来时闻到的那是股什么味儿，甚至怀疑起是不是闻到过那股味儿。

“快，请，请！”榎本两手端着咖啡从厨房出来。好像瘦了。

榎本先生，最近好吗？我问。榎本皱着眉回答：

“说好也行，说不好也行。”然后笑了。

“这等于没回答，”他又笑着说。我也笑了，随后喝起了咖啡。这次的味道也非常好。真香，我说。榎本点点头，接着。

“两个月前，”他开始说。榎本不是那种爱卖关子的人。他弯腰坐下，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两个月前，沿着海边一直南下旅行了一次。回来的前一天，在渔村的一家小旅馆下榻。旅行的最后一夜我往往难以入睡，这天夜里也是，一直聆听着波浪声，没有丝毫睡意。半夜起来出门，顺海边走去。沿岸公路的路灯可以照到沙滩上。远处，波浪冲击的沙滩上堆放着一些鱼网。我边走边准备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不知不觉就来到放鱼网的地方。我下意识地看了看鱼网，忽然发现网里有个东西。它一动不动，个头比金枪鱼小，却又比鲷鱼大，鱼尾很长，从鳍到肚边镶嵌着很大的七彩鳞片。肚子以上没有鳞，露出白皙、光滑的皮肤。长长的头发缠绕着上半身，透过头发的缝隙可以瞥见丰满的胸部。它的头朝向另一面，看不见五官。从头发的中间露出耳朵，上面也有细小的彩色鳞片。我一面注意它是不是在呼吸，一面绕到能看见脸部的一侧。只见眼睛和嘴闭合得紧紧的。这眼睛和嘴都像是用刀在洁白、柔软的石头上剜刻出来的，鼻子则像是这块石头上一点点捏出修整而成。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了一会儿，才发现肩膀在上下轻微颤动。它好像是活的。活的，它像是一条美人鱼。只有成年人的三分之一大小。对，就是美人鱼。

这么说，你说的那件东西，是美人鱼？我吃惊地叫了起来。

“没错！”榎本用手捋着胡须回答。

哎？美人鱼那么小？我问。

“别的美人鱼有多大我不知道，”榎本说。

两个人不由地相互对视了一下，我不知道还该问些什么，正在我沉默的时候，榎本打开浴室的门，叫我进去。

啊，美人鱼！浴槽里有三分之一的水，美人鱼在里面游着。游到一头折回身，再游到另一头又折回身，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美人鱼缓慢地来回游着，有一股强烈的海潮味儿。刚进门时闻到的，一定就是这股味儿。美人鱼长长的头发飘荡在水中，它根本不看我们，自顾自地往返着。

“就这么回事，”榎本说。

原来是这样，我回答。“这样”是怎样呢？美人鱼从我们进来后就一直在水中不停地往返着。

它一直都这样游着？榎本点着头。

“只要肚子不饿。”

美人鱼，我刚要叫却咽了回去。这个人，我改口道。不知道美人鱼是不是听得懂人类的语言，如果是我，大概会有一种自己被异类直接用“人”来称呼时的不快。但拿不准用“这个人”称呼是不是合适。

这个人，一直在这里？

“一直在。从我带回来后。”榎本从浴槽旁的盆中取了一条竹荚鱼递给美人鱼。

美人鱼停下来，两手捉住竹荚鱼的头和尾，靠在浴盆上，像吹口琴似的将竹荚鱼从头到尾在嘴里来回吮啜。每吮啜一下，竹荚鱼就被漂漂亮亮地削去一块。那样子着实优雅。一块也不剩，一点儿也没弄脏浴槽里的水，美人鱼干干净净地吃了竹荚鱼。再递一条，还是同样优雅地吃了。大概一连吃了五条。真想一直这样看着它吃下去，但榎本没有再给它。吃完了最后一条，美人鱼重

又在浴槽中开始往返。榎本出了浴室，我也极不情愿地跟了出来。实在不想从美人鱼的身旁走开。

“怎么样，不想出来了吧？”倒上第二杯咖啡，榎本道。

什么？

“不想从浴室里出来了吧？”榎本重复道。

也许是吧。在回答着这话的时候，我清晰地回想起舍不得从美人鱼身边离开的心情。

“据说美人鱼向来如此。”从遥远的古代开始，美人鱼就是这样一种充满魔力的动物。榎本又讲了一会儿美人鱼是如何惹人不忍离开它的一些故事。

两个月前的那个夜晚，榎本从鱼网中捞出这条美人鱼带回旅馆。它比想象中要轻。榎本将美人鱼用湿布裹住，把它放进塑料袋带回了家。当时既可以交给派出所，也可以采取别的方法处理，但连榎本也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带回了家。何况他并没觉得这有什么不自然，只是不管怎样也想把它带回来，于是便将这条虽然不算重但体积却不算小的美人鱼装在塑料袋里带回了家。

这也可以交给派出所？听了我的问话，榎本蹙起双眉。

“我在说正经的呢，认真点儿好不好！”他说。

我是在认真听呀！我在认真考虑怎样处理捡来的东西呀！榎本没有理会我的话，接着说下去。

最初只是觉得美人鱼游泳的姿势和吃东西的样子非常好玩而不忍离去。可渐渐懒得去上班了。早上一给它喂上鱼就挪不动步子了，只想一直坐在浴室里。好不容易出门去上班，却一整天牵挂着美人鱼，眼巴巴盼着早一分钟下班。从给学生上课到吃午饭到开教员会议，“干什么都心不在焉”。总是飞也似的跑回家扑向浴室。美人鱼虽只是在水里一味地游来游去，我的眼睛却无

法离开那水中的身姿。想去作画但即便是面对着画布，双脚也会很快地向浴室迈去。一天要往浴室瞧上几十次。不知不觉中不再离开浴室，除了吃饭、睡觉以外整天待在浴室中。只有待在美人鱼的身边才能平静。读书、工作都在美人鱼身边。

在一段时间里，我满足于这样的状态，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实在无法从美人鱼身边离开，只好不去上班。从那天开始已经缺勤五次。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所以决定跟你商量。

可你现在看上去并没有心不在焉啊！我说。

“我在拼命忍着呢！”他回答道。

“其实现在也一心想去美人鱼的身边。”

榎本的话刚一出口，我也无法按捺住想去浴室的心情而坐立不安起来。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那么想去美人鱼的身边，反正是坐立不安。

两个人又喝了一会儿咖啡，但谁也没有品出咖啡的味道。榎本先站起来，我也马上跟着迈出了步子。两个人争先恐后地奔向浴室。美人鱼正轻快地游着，很舒服地在水中往返着。

“求求你，在你那儿放放好吗？这样下去我会完蛋的。”他不顾我的反复推托，再三央求，最后我无法再拒绝。榎本也好，我也好，都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美人鱼放回大海，但我们都假装不知道。连仅仅和美人鱼待了这么一会儿的我都如此，想到榎本，我不由地微微打了个寒战。最后还是决定暂放在我那里。

在浴槽里放好水，榎本把美人鱼装在塑料袋里运过来。将美人鱼从塑料袋里顺入水中，美人鱼立即在浴槽里游了起来，跟在榎本那儿没有丝毫变化。

好了，出去吧！喝点儿什么吧！我这样说着，榎本却在浴槽

旁一动也不动。用手拉他也不动。

暂时交给我吧。我说。听了这话，榎本慢慢抬起头。

榎本瞪着我，两眼无光。他一直用蒙眬的双眼盯着我，一言不发。

怎么了？榎本。我问他，他也不回话。

走，出去吧！一起吃晚饭怎么样？

他还是一言不发，只呆呆地瞪着我。我有点儿害怕，先出了浴室。隔着门仔细听了听，只听得见美人鱼在浴槽中游动而溅起的水声。等了一个小时榎本也没出来。房间里静极了，只有美人鱼弄出的水声越过浴室的墙壁在回响。尽管榎本没出一点儿声音，但整个房间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榎本还是没有出来。我断了念头去睡觉，但怎么能睡得着；半夜，突然听到很大的响声，浴室的门开了，榎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跌了出来。“啊！——”地大叫着从我的房间跑了出去。我以为他把美人鱼也带走了，瞧了瞧浴室，美人鱼还在。脸朝着侧面，轻飘飘地，下半身浮在水中。据说呈自然状态时可以自动浮起来。它像飘落在水杯里的樱花瓣，轻盈地浮在水面睡着了。

的确，从美人鱼身边离开很难受，特别是每天早上喂完竹荚鱼、沙丁鱼或鮓鱼后不能不去上班的时候。

美人鱼交给我已有数日，榎本没有任何联系。最后一次听到的“啊！”的叫声多次在耳边回响。那声音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回家、吃饭、睡觉。上班、回家、吃饭、欣赏美人鱼、睡觉。上班、回家、吃饭、欣赏美人鱼、尽可能长地坐在美人鱼身旁，然后去睡觉。上班、回家、吃饭、欣赏美人鱼、尽可能长地坐在美人鱼身旁、与美人鱼一起入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陷入了同榎本一样的状态。榎本说晚上离开美人鱼去睡觉，大概是说谎。肯定连吃饭都在浴室里。我开始可惜做饭所花费的时间，于是从外面买现成的。不打扫卫生，房间里灰尘越积越厚。窗帘已很少打开，衣服也几乎不怎么洗，只一味地待在浴室里。椅子、毛毯、餐具等都搬了进去，在浴室里起居。记忆中，几乎从不曾外出，和谁说话也没有心思，电话来了也不接，仅仅看着美人鱼过日子。偶尔也闪过不能这样下去的念头，但也只是一闪而过。除了有一点点想与榎本说话的愿望外，和谁也不想交谈。看着美人鱼在浴槽中游来游去，就这样睡过去，早上起来摇摇晃晃地去公司上班。这样下去可不行的念头出现得越来越少。到这个念头已经完全消失的时候，榎本来了。这是美人鱼交给我仅仅一个星期之后。

砰、砰的敲门声。没按门铃，直接在门上使劲儿敲，不理它就不停。在浴室里屏住呼吸等了一会儿，敲门声顽固又执著，只好从浴室出来。拿起话筒问是谁，敲门声停了下来。“我是榎本，”门外说。

打开门，榎本站在那里。

怎么了？我问。此刻，我的眼睛，恐怕与把美人鱼寄放在我这里后无法离开浴室时的榎本那无神的眼睛一模一样。

怎么了？

“我来取美人鱼！”

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本来就暂存在你这儿的吗？”

现在这样不挺好吗？我边说边向后退。

喝杯茶吧！我边说边走向浴室。榎本看出我的用意，站到前面挡住我。

“我借了辆汽车！”榎本说。

嗳？汽车？

“放回海里去！”

榎本斩钉截铁地说着，推开我进了浴室。将美人鱼从水里抱起来，放进不知是什么时候拿在手里的一个黑色大塑料袋里。

不、不！我大叫着想从榎本手中抢夺过来，但榎本的力气很大。：

“黑塑料袋看不见里面，会好一点儿。我在它旁边待久了也会下不了决心的，快点儿！”榎本急促地说着，一只手拉起我的手，一只手提着装美人鱼的塑料袋，进了电梯。一辆没见过的车停在路边。榎本把装美人鱼的塑料袋放进后车厢，发动了引擎。

把它放在后车厢里多可怜。听了我的话，榎本说：

“很快就会到，放心吧！”

不！停下！不！在我一边央求一边拉着榎本胳膊的时候，车子开了出去。

“你拉着我的胳膊会出事的。把安全带系好！”榎本不容分辩地说道。我不情愿地系好安全带。汽车就这样驶向海边。

不知是哪个海岸，沿岸堤上有一排樱花树。几乎没有风，但花瓣不断四散飘落，有的树已仅剩下树叶。榎本拿起装美人鱼的塑料袋，快步走向海边。天气晴朗明媚。从入海口飞来几只海鸥。太阳光不那么强烈，但海面还是相当刺眼。海边看不到人影。沙滩上散落着一些经海浪反复冲刷后变得轮廓模糊的贝壳。如果总是听着波浪的声音，人会感到困倦。同样，人在无可奈何之际，也会感到困倦。

榎本向前迈着果断的步伐。

榎本！我叫着，他没有回头。

榎——本！——为了不被波浪声淹没，我拉长了声音，但榎本仍然向前走去。

水边，榎本放下了塑料袋。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口，一瞬间，袋子里的水漏到沙滩上，水被无声无息地吸进了沙子里。

真的要放回去？我跑到榎本身边，几乎是带着哭腔。

“放回去。”榎本回答。但他的声音没有刚才那么强硬。

算了吧？我说。榎本眨巴着眼睛。

“不行。”他的声音更加弱了。

有什么不好的？我们又没有做坏事。我用一种近乎撒娇的口吻说，自己都不知道这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说的也是。”榎本的眼神显得很不安。

天气这么好，就当散散步回家吧，带着美人鱼。声音很甜，好像不是自己的声音。不行，不能用这样的声音说话。想归想，却无法停下来。

“也是呵！”榎本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发出梦呓般的声音。

这样不行，不行。想归想，却发不出声音。必须把美人鱼放回去。想这样说，声音却出不来。美人鱼躺在沙滩上，好像把体重都托付给了沙子似的，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它虽然什么也不说，什么也没做，但我们就是无法从它身边离开。

“放回去！”榎本费劲地说。

嘴一张就会发出刚才那样的娇声，我拼命咬住牙关。

默默地与榎本一起抱着美人鱼走到水里。鞋湿了，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榎本举着鱼尾，我用手托住两肋，两个人抱着美人鱼。到了水漫到比膝盖还高时，榎本开了口。

“就这儿吧！”他说。